1

V
G141.51
T159

經史證類大觀本草卷之一　江都醫官望草玄翻刻

○序例上

補註總敘

舊說本草經神農所作而不經見漢書藝文志亦無録焉平帝紀云元始五年舉天下通知方術本草者在所為駕一封軺傳遣詣京師樓護傳稱護少誦醫經本草方術數十萬言本草之名蓋見於此而英公李公勣等註引班固叙黃帝內外經云本草石之寒溫原疾病之深淺此乃論經方之語而無本草之名惟梁七録載神農本草三卷推以為始斯為失矣或疑其間所載生出郡縣有後漢地名者以為似張仲景華佗輩所為是又不然也淮南子云神農嘗百草之滋味一日而七十毒由是醫方興焉蓋上世未著文字師學相傳謂

之本草兩漢以來名醫益衆張機華佗輩始因古學附以新說通為編述本草繇是見於經録然舊經才三卷藥止三百六十五種至梁陶隱居又進名醫別録亦三百六十五種因而註釋分為七卷唐顯慶中監門衛長史蘇恭又摭其差謬表請刊定乃命司空英國公李世勣等與恭參考得失又增一百一十四種分門部類廣為二十卷世謂之唐本草　國朝開寶中兩詔醫工劉翰道士馬志等相與撰集又取醫家嘗用有効者一百三十三種而附益之仍命翰林學士盧多遜李昉王祐扈蒙等重為刊定乃有詳定重定之目並鏤板摹行由此醫者用藥遂知適從而偽蜀孟昶亦嘗命其學士韓保昇等以唐本圖經參比為書稍或增廣世謂之蜀本草今亦傳行是書自漢迄今甫千歲其間三經讎著所增藥六百餘種收採彌廣可謂大備而知醫者猶以為傳行既久後来講求浸多參校近之所用頗亦漏略宜有纂録以備顧生歐疾之用嘉祐二年八月有詔臣禹錫臣億臣洞等再加校正臣等亦既被命遂更研覈竊謂前世醫工原診用藥隨效輒記遂至增多繇見諸書浩博難究雖屢加刪定而去取非一或本經已載而所述粗略或俚俗嘗用而太醫未聞鄉非因事詳著則遺散多矣乃請因其疏捂更為補註應諸家醫書藥譜所載物品功用並從採掇惟名近迂僻類乎怪誕則所不取自餘經史百家雖非方餌之急其間或有參說藥驗較然可據者亦兼收載務從該洽以副　詔意凡名本草者非一家今以開寶重定本為正其分布卷類經註雜糅間以朱墨並從舊例不復釐改凡補註並據諸書所說其意義

與舊又相參者則從刪削以避重複其舊已著見而意有未
完後書復言亦具存之欲詳而易曉仍每條並以朱書其端
云臣等謹按其書云其事其別立條者則解於其末云見某
書凡所引書以唐蜀二本草為先他書則以所著先後為次
第凡書舊名本草者今所引用但著其所作人名曰某人惟
唐蜀本則曰唐本云蜀本云凡字朱墨之別所謂神農本經
者以朱字名醫因神農舊條而有增補者以墨字間於朱字
餘所增者皆別立條並以墨字凡陶隱居所進者謂之名醫
別録並以其註附於末凡顯慶所增者亦註其末曰唐本先
附凡開寶所增者亦註其末曰今附凡今所增補舊經未有
者於逐條後開列云新補凡藥舊分上中下三品今之新補
難於詳辨但以類附見如緑礬次於礬石山薑花次於豆寇

扶移次於水楊之類是也凡藥有功用本經未見而舊註已
曾引據今之所增但涉相類更不立條並附本註之末曰續
註如地衣附於垣衣燕覆附於通草馬藻附於海藻之類是
也凡舊註出於陶氏者曰陶隱居云出於顯慶者曰唐本註
出於開寶者曰今註其開寶考據傳記者別曰今按今詳又
按皆以朱字別於其端凡藥名本經已見而功用未備今有
所益者亦附於本註之末凡藥有今世已嘗用而諸書未見
無所辨證者如葫蘆芭海帶之類則請從太醫衆論參議別
立為條曰新定舊藥九百八十三種新補八十二種附於註
者不預焉新定一十七種總新舊一千八十二條皆隨類粗
釋推以十五凡則補註之意可見矣舊著開寶英公陶氏三
序皆有義例所不可去仍載於首篇云

新舊藥合一千八十二種

三百六十種神農本經

一百八十二種名醫別録

一百一十四種唐本先附

一百三十三種今附

一百九十四種有名未用

八十二種新補

一十七種新定

本草圖經序

昔神農嘗百草之滋味以救萬民之疾若後世師祖由是本草之學興焉漢魏以來名醫相繼傳其書者則有吳普李當之藥録陶隱居蘇恭等註解 國初兩詔近臣總領上醫兼集諸家之説則有開寶重定本草其言藥之良毒性之寒温味之甘苦可謂備且詳矣然而五方物産風氣異宜名類既多應爲難別以訛林當蘼蕪以薔苊亂人參古人猶且患之況今醫師所用皆出於市賈市賈所得蓋自山野之人隨時採獲無復究其所從來以此爲療欲其中病不亦遠乎昔唐永徽中刪定本草之外復有圖經相輔而行圖以載其形色經以釋其同異而明皇御製又有天寶單方藥圖皆所以叙物真濫使人易知原診處方有所依據二書失傳且久散落殆盡雖鴻都秘府亦無其本天寶方書但存一卷類例粗見本末可尋宜乎 聖君哲輔留意於蒐輯也先是 詔命儒臣重校神農本草等凡八書光禄卿直祕閣臣禹錫尚書祠部郎中祕閣校理臣億太常博士集賢校理臣頌殿中丞臣

檢光祿寺丞臣保衡相次被選仍領醫官奏宗古朱有章等
編繹累年既而補註本草成書奏　御又　詔天下郡縣圖
上所產藥本用來徵故事重命編述臣禹錫以謂考正郡書
資衆見則其功易就論著文事出異手則其體不一今天下
所上繪事千名其解說物類皆據世醫之所聞見事有詳略
言多鄙俚向非專一整比緣飾以文則前後不倫披尋難曉
乃以臣頌嘗刻意此書於是建言　奏請俾專撰述臣頌
既被　旨則裒集衆說類聚詮次粗有條目其間玉石金土
之名草木蟲魚之別有一物而雜出諸郡者有同名而形類
全別者則參用古今之說互相發明其萎梗之細大華實之
榮落雖與舊說相戾並兼存之崖略不備則稍援舊註以足
成文意註又不足乃更旁引經史及方書小說以條悉其本

原若陸英爲蒴藿花則據爾雅之訓以言之諸香本同則用
旛表録異以證之之類是也生出郡縣則以本經爲先今時
所宜次之若菟絲生於朝鮮今則出於冤句桑毒生於少室
今乃來自三蜀之類是也收採時月有不同者亦兩存其說
若赤箭本經但著採根今乃并取莖苗之類是也生於外夷
者則據今傳聞或用書傳所載若玉屑玉泉今人但云玉出
於于闐不究所得之因乃用平居海行程記爲質之類是也
藥有上中下品皆用本經爲次第其性類相近而人未的識
或出於遠方莫能形似者但於前條附之若溲疏附於枸杞
琥珀附於茯苓之類是也又古方書所載簡而要者昔人已
述其明驗今世亦常用之及今諸郡醫工所陳經效之藥皆
并載其方用天寶之例也自餘書傳所無今醫又不能解則

不敢以臆說淺見傳會其文故但闕而不録又有今醫所用而舊經不載者並以類次於末卷曰本經外類其間功用尤著與舊名附近者則次於逐條載之若通脫次於木通石蛇次於石蠶之類是也總二十卷目録一卷撰次甫就將備親覽恭惟　主上以至仁厚德函養生類一物失所則爲之惻然且謂札瘥薦臻四時代有救恤之患無先醫術蚤歲屢叙近臣酬校歧黄内經重定鍼艾俞穴或範金揭石或鏤板聯憫南方蠱惑之妖於是作慶曆善救方以賜之思下民資用之闕於是作簡要濟衆方以示之今復廣藥譜之未備圖地産之所宜物色萬殊指掌斯見將使合和者得十全之效飲餌者無未達之疑納斯民於壽康召和氣於穹壤太平之致兹有助焉臣學不該通職預編述仰奉　宸旨深愧寡聞

嘉祐六年九月日朝奉郎太常博士充集賢校理新差知頴州軍州兼管内勸農及管句開治溝洫河道事騎都尉借紫臣蘇頌謹上

開寶重定序

三墳之書神農預其二百藥既辨本草存其録舊經三卷世所流傳名醫別録互爲編纂至梁正白先生陶景乃以別録爲七卷南國行焉逮乎有唐別加參校增藥餘八百味添註參其本經朱墨雜書時謂明白而又考彼功用爲之註釋列爲二十一卷本經漏功則補之陶氏誤説則證之然而載歷年祀又踰四百朱字墨字無本得同舊註新註其文互闕非聖主撫大同之運求無疆之休其何以改而正之哉乃命盡考傳誤刊爲定本類例非允從而革焉至如筆頭灰鬼毫也

而在草部今移附兔頭骨之下半天河地漿皆水也亦在草部今移附土石類之間敗鼓皮移附於獸皮胡桐淚改從於木類紫鑛亦木也自玉石品而取焉伏翼實禽也由蟲魚部而移焉橘柚附於果實食鹽附於光鹽生薑乾薑同歸一說至於雞腸藜蒴蘘荷英蒴藿以類相似從而附之仍採陳藏器拾遺李含光音義或計源於別本或傳效於醫家參而較之辨其臧否至如突屈白舊說衣類今是本根天麻根解似赤箭今又全異去非取是特立新條自餘刊正不可悉數下採衆議定爲印板乃以白字爲名醫所傳唐附今附各加顯註詳其觧釋審其形性證謬誤而辨之者署爲今註考文記而述之者又爲今按義既刊定理亦詳明今以新舊藥合九百八十三種并目録二十一卷廣頒天下傳

而行焉

唐本序 禮部郎中孔志約撰

蓋聞天地之大德曰生運陰陽以播物含靈之所保曰命資亭育以盡年蟄穴棲巢感物之情蓋寡苑金採木逐欲之道方滋而五味或爽時昧甘辛之節六氣斯沴易從寒燠之宜中外交侵形神分戰飲食伺禦或腸胃之眚風濕候隙遘手足之災機當作幾纏膚腠莫知救止漸因膏肓期於夭折暨炎暉紀物識藥石之功雲瑞名官窮診候之術草木咸得其性鬼神無所遁情剗魑魅驅洩邪惡飛丹鍊石引納清和大庇蒼生普濟黔首功侔造化恩邁財成日用不知于今是賴

茲經不預永嘉喪亂斯道尚存梁陶景雅好攝生研精藥術

以爲本草經者神農之所作不刊之書也惜其年代浸遠簡編殘蠹與桐雷衆記頗或踳駁興言撰緝勒成一家亦以琱琢經方潤色醫業然而時鍾鼎峙聞見闕於殊方事非僉議詮釋拘於獨學至如重建平之防已棄槐里之半夏秋採榆人冬收雲實謬粱米之黃白混荊子之牡蔓異繁蔓於雞腸合由跋於鳶尾防葵狼毒妄曰同根鉤吻黃精引爲連類鉛錫莫辨橙柚不分凡此比例蓋亦多矣自時厥後以迄于今雖方技分鑣名醫繼軌更相祖述罕能釐正乃復採杜蘅於及已求忍冬於絡石捨陟釐而取剪藤退飛廉而用馬蓼承疑行妾曾無有覺疾瘵多殆良深慨歎既而朝議郎行右監門府長史騎都尉臣蘇恭撫陶氏之乖違辨俗用之紕紊遂表請修定深副聖懷乃詔太尉楊州都督監修國史上柱國趙

國公臣无忌太中大夫行尚藥奉御臣許孝崇等二十二人與蘇恭詐撰竊以動植形生因方舛性春秋節變感氣殊功離其本土則質同而效異乖於採摘乃物是而時非名實既爽寒温多謬用之凡庶其欺已甚施之君父逆莫大焉於是上稟神規下詢衆議普頒天下嘗求藥物羽毛鱗介無遠不臻根莖花實有名咸萃遂乃詳探祕要博綜方術本經雖闕有驗必書別録雖存無稽必正考其同異擇其去取鉛翰昭章定羣言之得失丹青綺煥備庶物之形容撰本草并圖經目録等凡成五十四卷

蜀錫等謹按本草序作五十三卷及唐英公進本草表云勒成本草二十卷目録一卷藥圖二十五卷圖經七卷凡五十三卷又據李含光本草音義云正經二十卷目録一卷又別立圖一十五卷目録等凡成五十三卷據此三者合作五十三卷又別立圖經七卷凡五十四卷

二説不同今並註之庶以網羅今古開滌耳目盡醫方之妙極拯生靈

之性命傳萬祀而無昧懸百王而不朽

梁陶隱居序

隱居先生在乎茅山巖嶺之上頗遊意方技覽本草藥性以爲盡聖人之心故經余以爲信然昔神農氏之王說皆稱神農本情造耕種以省殺生之弊宣導者歷衆聖而滋彰文王孔子亦播厥百穀惠被羣生皮黃彰三千民到于今賴之但軒轅已降巫咸以前事多闕遺世代悠遠文籍焚廢象稼穡即事成迹至於藥性得聞至于桐雷乃著在於編簡多更修飾之爾秦皇所焚醫卜不廢流傳無闕漢獻遷徙晉懷奔迸文籍焚糜之所存有此四卷

Incomplete
Head book (Preface + t.p.)
+ Ch. 3, 4, 5 missing.
Japanese ed.? 5.5.55.

臣禹錫等謹按蜀本作麋音糜千不遺一今

臣禹錫等謹按唐本亦作四卷韓保昇又

臣禹錫等謹按蜀本註

子撰本草一卷李當之

臣禹錫等謹按蜀本註云普廣陵人也華佗弟子修神農舊經而世少行用等更復損益

四字當作三傳寫之誤也何則按梁七錄云神農本草三卷又據今本經陶序後朱書云本草上中下并序錄合四卷今按本經卷上卷中卷下卷上註云序藥性之源本論病名之形軫卷中云王石草木三品卷下云蟲獸果菜米食三品即不云三卷外別有序錄明知韓保昇所云承據誤本妄生曲說今當從三卷爲正是其本經所出郡縣乃後漢時制疑仲景元化等所記又有桐君採藥錄說其花葉形色藥對四卷論其佐使相須魏晉已來見或五百九十五或四百四十一或三百一十九或三品混糅冷熱舛錯草石不分蟲獸無辨且所主治互有得失醫家不能備見則識智有淺深今輒苞綜諸經研括煩省以神農本經三品合三百六十五爲主又進名醫副品亦三百六十五

之性命傳萬祀而無昧懸百王而不朽

梁陶隱居序

隱居先生在乎茅山巖嶺之上以吐納餘暇頗遊意方技覽本草藥性以爲盡聖人之心故撰而論之舊說皆稱神農本經余以爲信然昔神農氏之王天下也畫八卦以通鬼神之情造耕種以省殺生之弊宣藥療疾以拯夭傷之命此三道者歷衆聖而滋彰文王孔子象象繫辭幽贊人天后稷伊尹播厥百穀惠被羣生皮黃彭扁振揚輔導恩流含氣並歲踰三千民到于今賴之但軒轅以前文字未傳如六爻指垂畫象稼穡即事成迹至於藥性所主當以識識相因不爾何由得聞至于桐雷乃著在於編簡此書應與素問同類但後人多更修飾之爾秦皇所焚醫方卜術不預故猶得全錄而遭

漢獻遷徙晉懷奔迸文籍焚廢臣禹錫等謹按蜀本作廢音廢千不遺一今之所存有此四卷臣禹錫等謹按唐本亦作四卷韓保昇又云序藥性之源本論病名之形下云蟲獸果菜米食三品即不云三卷外別有序錄明知韓保昇所云承據誤本妄生曲說今當從三卷爲正是其本經所出郡縣乃後漢時制疑仲景元化等所記又有桐君採藥錄說其花葉形色藥對四卷論其佐使相須魏晉已來吳普臣禹錫等謹按蜀本註云普廣陵人也華佗弟子撰本草一卷李當之臣禹錫等謹按蜀本註云當之亦華佗弟子修神農舊經而世少行用等更復損益或五百九十五或四百四十一或三百一十九或三品混糅冷熱舛錯草石不分蟲獸無辨且所主治互有得失醫家不能備見則識智有淺深今輒苞綜諸經研括煩省以神農本經三品合三百六十五爲主又進名醫副品亦三百六十五

合七百三十種精麤皆取無復遺落分別科條區畛（音軫）物類兼註詁（音瞋）時用土地所出及仙經道術所須并此序録合爲七卷雖未足追踵前良蓋亦一家撰製吾去世之後可貽諸知音爾

本草經卷上　序藥性之源本論病名之形軽題記品録詩覽施用

本草經卷中　玉石草木三品

本草經卷下　蟲獸果菜米食三品有名未用三品

右三卷其中下二卷藥合七百三十種各別有目録並朱墨雜書并子註今大書分爲七卷

本註漢書藝文志有黄帝岐伯論云經方者本草經方之語而無本草之名唯梁七録有神農本草三卷陶據此以別録加之爲七卷序云三品混糅冷熱舛錯草石不分蟲獸無辨豈使草木同品蟲獸共條披覽既難圖繪非易今以序爲一卷例爲一卷玉石二品爲二卷草二品爲一卷果菜爲一卷蟲魚爲一卷木三品爲三卷禽獸爲一卷有名未用爲一卷合二十卷其十八卷中藥合八百五十種三百一十種新附一百六十一種本經有一百八十一種別録一百一十五種

上藥一百二十種爲君主養命以應天無毒多服久服不傷人欲輕身益氣不老延年者本上經

中藥一百二十種爲臣主養性以應人無毒有毒斟酌其宜欲遏病補虚羸者本中經

下藥一百二十五種爲佐使主治病以應地多毒不可久服欲除寒熱邪氣破積聚愈疾者本下經

三品合三百六十五種法三百六十五度一度應一日以成一歲陪其數合七百三十名也

臣禹錫等謹按本草例神農本經以朱書名醫別録副品而言墨書矣蓋傳寫浸久朱墨錯亂之所致耳遂令後世覽之者據狥此類以謂非神農之書乃後人附託之文者率多此故

也

右本說如此今按上品藥性亦皆能遣疾但其勢力和厚不爲傷孕之效然而歲月常服必獲大益病既愈矣命亦兼申天道仁育故云應天一百二十種者當謂寅卯辰巳之月法萬物生榮時也中品藥性療病之辭漸深輕身之說稍薄於服之者祛患當速而延齡爲緩人懷性情故云應人一百二十種者當謂午未申酉之月法萬物成熟時也下品藥性專主攻擊毒藥之氣傾損中和不可常服疾愈即止地體收殺故云應地一百二十五種者當謂戌亥子丑之月法萬物枯藏時也兼以閏之盈數加之凡合和之體不必偏用之自隨人患參而共行但君臣配隸依後所說若單服之者所不論爾

藥有君臣佐使以相宣攝合和宜用一君二臣三佐五使又可一君三臣九佐使也

右本說如此今按用藥猶如立人之制若多君少臣多臣少佐則氣力不周也而檢仙經世俗諸方亦不必皆爾大底養命之藥則多君養性之藥則多臣療病之藥則多佐猶依本性所主而兼復斟酌詳用此者益當爲善又恐上品君中復各有貴賤譬如列國諸侯雖並得稱制而猶歸宗周臣佐之中亦當如此所以門冬遠志別有君臣甘草國老大黃將軍明其優劣皆不同秩自非農歧之徒孰敢詮正應領畧輕重爲其分劑也

藥有陰陽配合 臣禹錫等謹按本註云凡天地萬物皆有陰陽大小各有色類尋究其理並有法象故毛羽之類皆生於陽而屬於陰鱗介之類皆生於陰而屬於陽所以空青法木故色青而主肝丹砂法火故色赤而主心

雲母法金故色白而主肺雌黃法土故色黃而主脾
礬石法水故色黑而主腎餘皆以此推之例可知也

弟臣禹錫等謹按蜀本註云若愉皮爲母厚朴爲子之類是也

根莖花實草石骨肉有單

行者有相須者有相使者有相畏者有相惡者有相反者有相殺者凡此七情合和時視之當用相須相使者良勿用相惡相反者若有毒宜制可用相畏相殺者不爾勿合用也

臣禹錫等謹按蜀本註云凡三百六十五種有單行者七十一種相須者十二種相使者九十種相畏者七十八種相惡者六十種相反者十八種相殺者三十六種凡此七情合和視之當用相須相使者良勿用相惡相反者若有毒宜制可用相畏相殺者不爾勿合用也

根莖花實草石骨肉有單

行者有相須者有相使者有相畏者有相惡者有相反者有相殺者凡此七情合和時視之當用相須相使者良勿用相惡相反者若有毒宜制可用相畏相殺者不爾勿合用也

右本說如此今按其主療雖同而性理不和更以成患今撿舊方用藥亦有相惡相反者服之乃不爲害或能有制持之者猶如寇賈輔漢程周佐吳大體既正不得以私情爲害雖爾恐不如不用今仙方甘草丸有防已細辛俗方玉石散用枯樓乾薑大棗舉大體如此其餘復十數十條別註在後半夏

有毒用之必須生薑此是取其所畏以相制爾其相須相使者不必同類猶如和羹調食魚肉葱豉各有所宜共相宣發也

藥有酸鹹甘苦辛五味又有寒熱溫涼四氣及有毒無毒陰乾暴乾採造時月生熟土地所出真僞陳新並各有法

右本說如此又有分劑秤兩輕重多少皆須勢別若用得其宜與病相會入口必愈身安壽延若冷熱乖衷眞假非類分兩違舛湯丸失度當差反劇以至殞命醫者意也古之所謂良醫者蓋善以意量得其節也諺云俗無良醫枉死者半拙醫療病不如不療瑜如宰夫以纏音善鱠爲尊羹食之更足成病豈充飢之可望乎故仲景云如此死者愚醫殺之也

藥性有宜先煮宜後宜久煮宜熟煮者宜酒漬者宜湯漬者宜有

一物兼宜者亦有不可入湯酒者並隨藥性不得違越

右本說如此又按病有宜服丸者服散者服湯者服酒者服膏煎者亦兼參用察病之源以爲其制也

欲療病先察其源先候病機五藏未虛六腑未竭血脈未亂精神未散服藥必活若病已成可得半愈病勢已過命將難全

右本說如此按今自非明醫聽聲察色至乎診脉孰能知未病之病乎且未病之人亦無肯自療故桓侯怠於皮膚之微以致骨髓之痼今非但識悟之爲難亦乃信受之弗易倉公有言曰病不肯服藥一死也信巫不信醫二死也輕身薄命不能將謹三死也夫病之所由來雖多端而皆關於邪邪者不正之因謂非人身之常理風寒暑濕飢飽勞逸皆各是邪非獨鬼氣疫癘者矣人生氣中如魚在水水濁則魚瘦氣昏則人病邪氣之傷人最爲深重經絡既受此氣傳入藏腑藏腑隨其虛實冷熱結以成病病又相生故流變遂廣精神者本宅身以爲用身既受邪精神亦亂神既亂矣則鬼靈斯入鬼力漸強神守稍弱豈得不致於死乎古人譬之植楊斯理當矣但病亦別有先從鬼神來者則宜以祈禱祛之雖曰可祛猶因藥療致益昔李子豫有赤丸之例是也大都鬼神之害則多者是則不可祛晉景公膏肓之例是也其藥療無益端疾病之源惟一種蓋有輕重者爾眞詰中有言曰常不能謹事上者自致百病之本而怨咎於神靈乎當風卧濕反責佗人於失覆昏癡人也夫謹事上者謂舉動之事必皆謹思若飲食恣情陰陽不節最爲百病之本致使虛損內起風濕

外侵所以共成其害如此者豈得關於神明乎惟當勤於藥
術療理爾

若用毒藥療病先起如忝棄病去即止不去倍之不去十之
取去為度

右本說如此按今藥中單行一兩種有毒物只如巴豆甘遂
之輩不可便令至一兩爾如經所言一物一毒服一丸如細麻
二物一毒服二丸如大菉三物一毒服三丸如胡豆四物一
毒服四丸如小豆五物一毒服至丸如大豆六物一毒服六
丸如梧子從此至十皆如梧子以數為丸而毒中又有輕重
且如狼毒鉤吻宣同附子芫花蕪荑乃此之類皆須量宜也

宣和錫等謹按唐本舊云二物一毒服四丸如大豆五物一毒服三丸如小豆四物一毒服五丸如梧子等差不類今以胡豆為准小豆為准大豆為准鬼菉以為准小豆為准

療寒以熱藥療熱以寒藥飲食不消以吐下藥鬼疰蠱毒以
毒藥癰腫瘡瘤以瘡藥風濕以風濕藥各隨其所宜

右本說如此又按藥性一物兼主十餘病者取其偏長為本
復應觀人之虛實補瀉男女老少苦樂榮悴鄉壤風俗並各
不同猪澄療寡婦尼僧異乎妻妾此是達其性懷之所致也

病在胸膈以上者先食後服藥病在心腹以下者先服藥而
後食病在四肢血脉者宜空腹而在骨髓者宜飽滿而在夜

右本說如此按其非但藥性之多方其節適早晚復須條理
今方家所云先食後食蓋此義也又有須酒服者飲服者冷
服者煖服者服湯則有疎有數煮湯則有生有熟各有法用
並宜審詳爾

夫大病之主有中風傷寒寒熱溫瘧中惡霍亂大腹水腫腸
癖下刺大小便不通貫拄上氣欬逆嘔吐黃疸消渴留飲癖
食堅積癥瘕瘕簇邪癲癇鬼疰疰忤
切 拆 離腫惡瘡痔瘻癭瘤男子五勞七傷虛乏羸瘦女子帶
下崩中血閉陰蝕蟲蛇蠱毒所傷此大
田 谷宗兆其間變動救
策各宜依端緒以取之

右本說如此按今藥之所主止說病之一名假令中風乃有
數十種傷寒證候亦有二十餘條更復就中求其類例大體
歸其始終以本性為根宗然後配合諸證以合藥爾病之變
狀不可一槩言之所以醫方千卷猶未盡其理春秋已前及
和緩之書蔑聞而道經略載扁鵲數法其用藥猶是本草家
意至漢淳于意及華佗等方今時有存者亦皆條理藥性准

張仲景一部最為眾方之祖又悉依本草但其善診脉明氣
候以意消息之爾至於刳腸剖臆刮骨續筋之法乃別術所
得非神農家事自晉代已來有張苗宮泰劉德史脫靳邵趙
泉李孚豫等一代良醫甚貴勝阮德如張茂先董逌民皇甫
士安及江左葛洪蔡謨商仲堪諸名人等並研精藥術宋有
羊欣元徽胡洽秦承祖齊有尚書褚澄徐文伯嗣伯羣從兄
弟療病亦十愈其八九凡此諸人各有所撰用方觀其指趣
莫非本草者乎或時用別藥亦循其性度非相踰越范汪方
百餘卷及葛洪肘後其中有細碎單行經用者或田舍試驗
之法或殊域異識之術如藕皮散血起自庖人牽牛逐水近
出野老斑店蒜薤乃是下蛇之藥路邊地菘而為金瘡所秘
此蓋天地間物莫不為天地間用觸遇則會非其主對矣頗

光祿亦云詮三品藥性以本草為主道經仙方服食斷穀延年却老乃至飛丹鍊石之奇雲騰羽化之妙莫不以藥道為先用藥之理一同本草但制御之途小異世法猶如粱肉主於濟命華夷禽獸皆共仰資其為主理即同其為性靈則異爾大略所用不多遠至二十餘物或單行數種便致大益是其服食歲月深積即本草所云久服之效不如俗人微覺便止故能臻其所極以致遐齡豈但充體愈疾而已哉今庸醫處療皆恥看本草或倚約舊方或聞人傳說或遇其所憶便攬筆疏之俄然載高以此表奇其畏惡相反故自寡昧而藥類違僻分兩參差亦不以為疑脫或偶爾值差則自信方驗苟句月未瘳則言病源深結了不反求諸已詐思得失盧駕聲稱多納金帛非惟在顯宜責固將居幽貽譴矣其五經四部軍國禮服若許用乖越者猶可矣止於事迹非宜爾至於湯藥一物有謬便性命及之千乘之君百金之長何不深思戒謹邪昔許太子侍藥不嘗招弒君之惡季孫饋藥仲尼有未達之辭知其藥性之不可輕信也晉時有一才人欲刊正周易及諸藥方先與祖訥共論祖云辨釋經典縱有異同不足以傷風教至於湯藥小小不達便致毒夭所由則後人受弊不少何可輕以裁斷祖之此言可為仁識足為龜鏡矣按論語云人而無常不可以作巫醫明此二法不可以權飾妄造所以醫不三世不服其藥九折臂者乃成良醫蓋謂學功須深故也復患今之承藉者多恃名價亦不能精心研習實為可惜虛傳聲美聞風競往負有新學該明而名稱未播貴勝以為始習多不信用委命虛名諒可惜也京邑諸人皆

尚聲譽不求實事余祖世已來務救方藥未有范汪方一部
斟酌詳用多獲其效內護家門傍及親族其有慼告請者
不限貴賤皆摩踵救之凡所救活數百千人自余投纓宅嶺
猶不忘此日夜翫味常覺欲今亦撰方三卷并效驗方五
卷又補葛氏肘後方三卷蓋欲承嗣善業令諸子姪不敢失
墜可以輔身濟物者也

今按諸藥採造之法既並用見成非能自採不復具論其事
惟合藥須解節度列之如左

按諸藥所生皆的有境界秦漢已前當言列國今郡縣之名
後人所改爾江東已來小小雜藥多出近道氣力性理不及
本邦假令荆益不通則全用歷陽當歸錢塘三建豈得相似
所以療病不及往人亦當緣此故也蜀藥及北藥雖有未來

亦非復精者且市人不解藥性惟尚形飾上黨人參世不復
售並陰細辛棄之如芥且各隨俗相競不能多備諸族故往
往遺漏今之所存二百許種爾衆醫都不識藥惟聽市人市
人又不辨究皆委採送之家傳習造作真偽好惡並皆莫測所以鍾乳醋煮令白細辛水漬使直黃芪審蒸為
甜當歸酒灑取潤螵蛸膠著桑枝蜈蚣朱足令赤諸有此等
皆非事實俗用既久轉以成法非復可改末如之何又依方
分藥不量尅除只如遠志牡丹幾不收半地黃門冬三分舂
一凡去皮除心之屬分兩皆不復相應病家惟依此用不知
更稱取足又王公貴勝合藥之日悉付羣下其中好藥貴石
無不竊換乃有紫石英丹砂吞出洗取一片動經十數過實
諸有此例巧僞百端雖復監檢終不能覺以此療病固難即

效如斯並是藥家之盈虛不得妄醫人之淺拙也

凡採藥時月皆是建寅歲者則從漢太初後所記也其根物多以二月八月採者謂春初津潤始萌未衝枝葉勢力淳濃故也至秋枝葉乾枯津潤歸流於下今即事驗之春寧宜晚華實蓁葉乃各隨其成熟歲月亦有早晏不必都依本文也

經說陰乾者謂乾六甲陰中乾之人依遁甲法甲子旬陰中在癸酉以藥著酉地也實謂不曚然正昔是不露日暴於陰影處乾之爾所以亦有云暴乾故也若幸可兩用益當為善今本草採藥陰乾者皆悉關陰乾皆悉應如鹿茸經稱陰乾今南行火乾易得且良章木根黃今採者乾十月已後陰乾乃好古秤惟有銖兩而無分名今則以十忝為一銖六銖為一分四分成一兩十六兩為一斤雖有子穀秬忝之制從來均之已久正爾依此用之臣禹錫等謹按唐本又云但古秤皆復今南行是也胥秤始後漢末記來分一斤為二斤一兩為二兩耳金銀絲綿並與藥同無輕重失古方惟有伸景而已涼今秤若用古秤作湯則水為殊少故知非復秤悉用今者耳今方家所云等分者非分兩之分謂諸藥斤兩多少皆同爾先視病之大小輕重所須乃以意裁之

凡此之類皆是丸散丸散竟依即農用之湯漬之申無等分也

凡散藥有云刀圭者十分方寸七之一准如梧桐子大也方寸七者作七正方一寸抄散取不落為度錢五七者今五銖錢邊五字者以抄之亦令不落為度一撮者四刀圭也十撮為一勺十勺為一合以藥升分之者謂藥有虛實輕重不得用斤兩則以升平之藥升方作上徑一寸下徑六分深八分

內散藥勿按抑之正爾微動令平調爾今人分藥不復用此
凡丸藥有云如細麻者即胡麻也不必扁扁但令較略大小
相稱爾如黍粟亦然以十六黍為一大豆也如大麻子者准
三細麻也如胡豆者即今青斑豆是也以二大麻子准之如
小豆者今赤小豆也粒有大小以三大麻子准之如大豆者
以二小豆准之如梧子者以二大豆准之一方寸七散蜜和
得如梧子准十丸為度如彈丸及雞子黃者以十梧子准之
凡湯酒膏藥舊方皆云咬切方破咀子與切者謂粗畢擣之如大
豆又使吹去細末此於事殊不允當藥有易碎難碎多末少
末秤兩則不復均平今皆細切之較略令如吹咀者乃得無
末而片粒調和也

唐本注云方寸匕散為丸如梧子得十六丸如彈丸一枚若雞子黃者准四十丸今彈丸同雞子黃此甚不等

唐本注云咬咀正謂商量斟酌之義非商量斟酌也

凡丸散藥亦先切細暴燥乃擣之有各擣者有合擣者並隨
方所言其潤濕藥如天門冬乾地黃輩皆先切暴燥擣令偏
碎更出細擘暴乾若逢陰雨亦以微火烘吹工之既燥小停
冷乃擣之
凡濕藥燥皆大耗當先增分兩須得實乃秤之為正其湯酒
中不須如此也
凡篩丸藥用重密絹令細於蜜丸易熟若篩散草藥用輕疎
絹於酒中服即不泥其石藥亦用細絹篩令如丸者
凡篩丸散藥畢皆更合於臼中以杵擣之數百過視其色理
和同為佳也
凡湯酒膏中用諸石皆細擣之如粟米亦可以葛布篩令調

並以新綿別裹內中其雄黃朱砂葷細末如粉
凡煮湯欲微火令小沸其水數依方多少大略二十兩藥用
水一斗煮取四升以此爲准然則利湯欲生少水而多取汁
補湯欲熟多水而少取汁好詳視之不得令水多少用新布
兩人以尺木絞之澄去滓切勿攪濁紙覆令密溫湯勿令銷器
中有水氣於熟湯上煮令煖亦好服湯寧令小沸熟易下冷
則嘔湧
凡云分再服三服者要令勢力相及并視人之強羸病之輕
重以爲進退增減之不必悉依方說也
凡漬藥酒皆須細切生絹袋盛之乃入酒密封隨寒暑日數
視其濃烈便可漉出不必待至酒盡也滓可暴燥微擣更漬
飲之亦可散服

凡婁中腎瀝諸補湯滓合兩劑加水煮鴿飲之亦敵一劑新
藥負人可當依此用皆應先暴令燥
凡合膏初以苦酒漬令淹沒不用多汁密覆勿洩云睟祖對切
時者周時也從今旦至明旦亦有止一宿者煮膏當三上三
下以洩其熟勢令藥味得出上之使市沸乃下之使沸靜
良久乃止寧欲小小生其中有雜白者以兩頭微焦黃爲候
有白芷附子者亦令小黃色爲度豬肪皆勿令經水臘月者
彌佳絞膏亦以新布絞之若是可服之膏膏滓亦可酒煮飲
之可摩之膏膏滓則宜以傅病上此蓋欲兼盡其藥力故也
凡膏中有雄黃朱砂輩皆別擣細研如麪須絞膏畢乃投中
以物疾攪至于凝強勿使沉聚在下不調也有水銀者於凝
膏中研令消散胡粉亦爾

凡湯酒中用大黃不須細剉作湯者先以水浸令淹浹密覆一宿明旦煮湯臨熟乃內湯中又煮兩三沸便絞出則勢力猛易得快利丸散中用大黃舊皆炙之本不須爾

凡湯中用麻黃皆先別煮兩三沸掠去其沫更益水如本數乃內餘藥不爾令人煩麻黃皆折去節令理通寸剉之小草矍爍五分剉之丸散膏中則細剉也

凡湯中用完物皆擘破乾棗桃子括樓之類是也用細核物亦打破山茱萸五味子豉核決明子之類是也細花子物亦爾完用之旋復花菊花地膚子葵子之類是也米來豆輩亦完用之諸蟲先微熬之惟蜣蜋當中破炙之生薑蒟千皆薄切之並消飴糖阿膠皆須絞湯畢內汁中更上火兩三沸烊盡乃服之

凡用麥門冬皆微潤抽去心杏仁桃仁湯采捷者皮尖巴豆打破剥其皮刮去心不爾令人悶石韋刮去毛辛夷去毛及心鬼箭削取羽皮紫蘆勿取根微炙積實去其瓤亦炙之椒去實於鎗中微熬令汗出則有勢力礬石於尾上若鐵物中熬令沸汁盡即止礬石皆以黃土泥包使燥燒之半日令熟而解散犀角羚羊角皆鏃刮作屑諸齒骨並炙搗碎之皂莢去皮子炙之

凡湯并丸散用天雄附子烏頭烏喙側子皆煻灰中炮令微坼削去黑皮乃秤之惟薑附湯及膏酒中生用亦削皮乃秤之直理破作七八片隨其大小但削除外黑失處令盡

凡湯酒丸散膏中用半夏皆且完用熱湯洗去上滑以手挼之皮釋隨剥去更復易湯洗令滑盡不爾戟人咽喉羞方云

二十許過令六七過便足亦可煮之一兩沸一易水如此三四過仍挼洗畢便暴乾隨其大小破為細片乃秤之以入湯若膏酒丸散皆須暴燥乃可擣有不沸處更炙之

凡丸中用臘皆烊投少蜜中攪調以和藥若用熟艾先細擘合諸藥擣令散不可篩者別擣內散中和之凡用蜜皆先火煎掠去其沫令色微黃則丸經久不壞掠之多少隨蜜精麤凡丸散用巴豆去皮心膜杏仁桃仁葶藶胡麻諸有膏膩藥皆先熬黃黑別擣令如膏揩擫塸結硯泯泯爾乃以向成散稍稍下臼中合研擣令消散仍復都以輕疎絹篩度之須盡又內臼中依法擣數百杵也湯膏中用亦有熬之者雖生並

擣破之

凡用桂心厚朴杜仲秦皮木蘭之輩皆削去上麤軟甲錯處取裏有味者秤之狹荅豬荅削除黑皮壯丹巴戟天遠志野葛等皆搥破去心緊蕊洗去土皆畢乃秤之雖白芷亦除青令盡莽草石南茵芊澤蘭皆剉取葉及嫩莖去大枝鬼臼黃連皆除根毛蜀椒去閉口者及目熬之

凡狼毒枳實橘皮半夏麻黃桑東皆欲得陳久者良其餘惟須精新也

凡方云巴豆若干枚者粒有大小當先去心皮乃秤之以一分準十六枚附子烏頭若干枚者去皮畢以半兩準一枚枳實若干枚者去穰畢以一分準二枚橘皮一分準三枚棗有大小三枚準一兩云乾薑一兩累者以重一兩為正

凡方云半夏一升者洗畢秤五兩為正蜀椒一升者三兩為正吳茱萸一升者五兩為正菟絲子一升九兩為正蛇床子一升三兩半為正地膚子一升四兩為正此其不同也云某子一升者其子各有虛實輕重不可通以秤準皆取平升為正

凡方云用桂一尺者削去皮畢重半兩為正甘草一尺者重二兩為正云某草一束者以重二兩為正云蜜一斤者有七合豬膏一斤者有一升二合也

右合藥分劑料理法則

臣禹錫等謹按徐之才藥對孫思邈千金方陳藏器本草拾遺序例如後

夫衆病積聚皆起於虛也虛生百病積者五藏之所積聚者

六腑之所聚如斯等疾多從舊方不假增損虛而勞者實而瘦者宜為端宜應隨病增減古之善為醫者皆自採藥審其體性所主取其時節早晚早則藥勢未成晚則盛勢已歇今之為醫不自採藥直不委節氣早晚又不知冷熱消息分兩多少徒有療病之名永無必愈之效此實浮惑聊復審其冷熱記增損之主用虛勞而頭痛復熱加枸杞羌活虛而欲吐加人參虛而不安亦加人參虛而多夢紛紜加龍骨虛而多熱加地黃牡蠣地膚子甘草虛而冷加當歸芎藭乾薑虛而損加鍾乳辣剌發落巴戟天虛而大熱加黃芩天門冬虛而多志加茯神遠志虛而驚悸不安加龍齒沙參紫石英小草若冷則用紫石英小草若客熱即用沙參龍齒不冷不熱皆用之虛而口乾加麥門冬知母虛而吸加胡麻覆盆子栢子仁虛

而多氣兼微欬加五味子大棗虛而身強腰中不利加磁石
杜仲虛而多冷加桂心冬葵黃附子爲頭虛而而勞小便赤
加黃芩虛而容熱加地骨皮白水黃耆（白水地名）虛而冷用隴西
黃耆虛而痰復有氣用生薑半夏積實虛而小腸利加桑螵
蛸龍骨雄雌胜胜虛而小腸不利加茯苓澤瀉虛而損溺白加
厚朴諸藥無有一一歷而用之但據體性冷熱的相主對聊
叙增損之一隅夫處方者宜進此

凡諸藥子仁皆去皮尖及雙仁者仍切之凡爲梅皆去核八
九散熬之大棗擘去核凡用棗藥麴大豆黃卷澤蘭無炙
蠶蛾乾濕蜂房皆微炒

凡湯中用麝香犀角鹿角羚羊角牛黃蒲黃丹砂須熟末如
粉臨服內湯中攪令調和服之

凡芡芩芍藥補藥須白者瀉藥惟赤者

凡石解毒皆以槌極打令碎乃入臼不爾擣不可熟牛膝石斛
等入湯酒拍碎用之

凡菟絲子煖湯淘汰去沙土乾濕煖酒漬經一宿濕出暴微
白擣之不盡者更以酒漬經三五日乃出更曬微乾擣之須
臾悉盡極易碎

凡斑猫等諸蟲皆去足翅微熬用牡蠣熬令黃

凡諸湯用酒者皆臨熟下之

凡用銀屑以水銀和成泥

凡用鍾乳等諸石以玉槌水研三日三夜漂鍊務令極細
藥有宣通補洩輕重澀滑燥濕此十種者是藥之大體而本
經都不言之後人亦所未述遂令調合湯丸有昧於此者至

如宣可去壅即薑橘之屬是也通可去滯即通草防已之屬是也補可去弱即人參羊肉之屬是也輕可去實即麻黃葛根之屬是也重可去怯即礜石鐵粉之屬是也澀可去脫即牡蠣龍骨之屬是也燥可去濕即桑白皮赤小豆之屬是也滑可去著即冬葵榆皮之屬是也燥可去濕即紫石英白石英之屬是也只如此體皆屬是也濕可去枯即紫石英之屬是也只如此體皆有所屬凡用藥者審而詳之則靡所遺失矣

凡五方之氣俱能損人人生其中即隨氣受疾雖習成其性亦各有所資乃天生萬物以與人亦人窮急以致物令嶺南多毒足解毒藥之物即金蛇白藥之屬是也江湖多氣足破氣之物即薑橘莫茉萸之屬是也寒溫不節足療溫之藥即柴胡麻黃之屬是也涼氣多風足理風之物即防風獨活之

屬是也濕氣多痺足主痺之物即魚鱉螺蜆之屬是也陰氣多血足主血之物即地錦石血之屬是也嶺氣多瘴足主瘴之物即常山鹽麩淫醋之屬是也水氣多痢足主痢之物即黃連犀角麝香羚羊角之屬是也火氣多毒足主毒之物即黃蘗之屬是也野氣多蠱足主蠱之物即蘘荷茜根之屬是也沙氣多狐足主短狐之物即鸐瑇瑁鸐鵜鶘之屬是也大略如此各隨所生中央氣交兼有諸病故醫人之療亦隨方之能若易地而居即致乖舛矣故古方或多補養或多導洩或衆味或單行補養即去風導洩即去氣衆味則貴要單行乃貧下豈前賢之偏有所好或復用不遂其宜耳

重廣補注神農本草并圖經序

良醫之不能以無藥愈疾猶良將不能以無兵勝敵也兵之

形易見善用者能以其所以殺者生人藥之性難窮不善用者返以其所以生者殺人吁可畏哉寒熱温涼辛甘緩急品類萬殊非一日而七十毒者孰能辨之彼玉函金匱肘後囊中千金之所傳外臺之所秘其為方不知其幾何由是言之則非獨察脉用方之為難而辨藥最其難者金石之珍草木之怪飛(先法)動植之廣且衆也風氣不同南北不通或非中國之所有或人力之所不可到乃欲真偽無逃於指掌之間則本草圖經二者何可須臾離哉世所傳曰神農氏本草三卷梁陶隱居離以為七唐蘇恭李勣之徒又附益為二十卷別圖藥形以為經其書略備矣開寶中 太祖皇帝命盧多遜等考驗得失增藥尤多號為開寶本草 仁宗皇帝嘉祐初又使掌禹錫林億蘇頌張洞為之補注因唐圖經別為繪畫

復增藥至千有餘種於是汝拾遺逸訂正訛繆利在有司布之天下其為壽養生人之術無一不具然世之醫者習故守陋妄意穿鑿操數湯劑幸而數中自謂足以應無窮之病詰其論說則漠然不知顧本草圖經殆虛文耳況偏州下邑雖有頗見者何所告之閭巷之陳氏子承少好學尤喜於醫該通諸家之說嘗患二書傳者不博而學者不兼有也乃合為一又附以古今論說與已所見聞列為二十三卷名曰重廣補注神農本草并圖經書著其說圖見其形一啓秩而兩得之不待至乎殊方絶域山巔水涯而品類萬殊者森在目前譬夫談輿地者觀於職方閱戰具者之入武庫也承之先世為將相歐陽子所謂四世六公者承其曾孫少弧奉其母江淮間閉門蔬食以為養君子稱其孝聞有奇疾衆醫聘貽不

知所出承徐窓其脉曰當投某劑某刻良愈無不然者然則承之學雖出於圖書而精識超絶茲二者又安能域之哉鬼臾區岐伯遠矣吾不得而知也其視秦越人淳于意公華它臾為何如識者當能知之元祐七年四月朔左朝請大夫充天章閣待制知杭州軍州事兼管内勸農使充兩浙西路兵馬鈐轄兼提舉本路兵馬巡檢公事上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長樂林希序

雷公炮炙論序

若夫世人使藥豈知自有君臣寧分相制秖如欬毛草今蓋也露溺立銷班腫之毒蛇蟲膽揮黏乃知藥有情異鮭魚捕樹立便乾枯用狗塗之以犬膽灌之捕之即墮魚處立如故也却當榮盛無名無名又異形似石玉柳石之味別止楚截拍而似去甲毛聖石開盲明目而如雲離日當歸止血破血頭尾破血雞子熟生足腫不眠立據幹簞淡鹵常使者醎中簞紙淡鹽味如酒露交今蜜和繳枝又云交加枝鐵遇神破如泥似粉石經鶴糞化作塵飛狀見橘花似髓斷絃折劒遇鸇血而如初以膠折處是也而立泛令鉛拒火須付修天今呼為補天石如要形堅豈忘紫背有紫背天葵如常食葵菜祇有紫背面青能堅鉛形竹不是食者必恐誤其草出歙州生霞多出獸雌得芹花其草名為立起貧形如芍藥花色青可長三尺已來留砒佳鼎金賴宗心別有宗心草今呼石砌砂即生火驗水留金鼎水中生火非腎髓而莫能海中有獸名曰腎以髓入在油中其油沾水水中火生不可之用酒噴之即涎勿於屋下救長齒生牙賴雄鼠之骨末其齒若黃年多不生者取雄鼠腎作末摺折處齒立生如故鬚眉墮落漆葦夏而立生眉鬚墮落若以生半夏莖煉之取涎塗鬚眉墮落漆葦夏而立生五加皮是也其葉有雌雄辟眼瞖有五花而自正

二葉為雌五葉為雄須採五葉者作末酒浸以之其目瞤者正脚生肉枳視繫筋根良若根於視帶上繫之表感應求痊囊破旋多夜煎汁木多小便者夜煎草薢一件服之求不夜起也體寒腹大全賴鷓鴣盧鷓若患腹大如鼓米飲調鷓鸪末服立枯如故也血注經過欬調瓜子甜瓜子內仁搗作末去油飲調服之立絶咳逆數數酒服熟椎天椎炮過以酒調一錢七服立定也遍體瘭風冷調生側附子傍生者曰側子作末為末冷酒服立差也腸虛泄痢須假草零鴈五倍子作末為熟水下之立止也久渴心煩宜投竹瀝除癥去堀全伏硝石岡硝即硇砂硝石二味於乳鉢中研作粉同鍛了酒服神效也益食加觴須煎蘆朴不食者并飲酒少者煎逆水蘆根并厚朴二味湯服強筋健骨酒是旋鱓燓著并鱓魚二味作末以黃精酒丸服之可力倍常十也出乾寧記宰駐多年延年精蒸神錦出顏色服黃細研神錦於柳木甑中蒸七日了以木蜜丸服顏貌可如初女之容色也知瘡所在口點陰腰陰腰即是甑中氣垢少許於口中即知藏府所記直徹至住處知痛足可醫也產後肌浮甘皮酒服產後肌浮甘皮酒服口瘡舌坼口瘡舌坼以根黃塗之立差腦痛欲立愈黃蘇燓著并作末塗之立差腦痛欲亡鼻投硝末頭痛者以硝石作心痛欲死速覓延胡以代延胡末內鼻中立止酒服之立愈也如斯百種是藥之功其吞遇明時諳者醫理雖尋聖法難可窮微略陳藥食之功能宣溺仙人之要術其制藥炮熬煮炙不能記年月哉欲審元由須者海集其不量短見直錄炮熬煮炙列藥制方分為上中下三卷有三百件名具陳于後

凡方云尤如細麻子許者取重四兩鯉魚目比之

云如大麻子許者取重六兩鯉魚目比之

云如小豆許者取重八兩鯉魚目比之

云如大豆許者取重十兩鯉魚目比之

云如兎矰俗云兎屎許者取重十二兩鯉魚目比之

云如梧桐子許者取重十四兩鯉魚目比之

云如彈子許者取重十六兩鯉魚胃比之
一十五箇白珠爲準是一彈丸也
凡方中云以水一溢至二溢至十溢者每溢秤之重十二
兩爲度
凡方一兩一分一銖者正用今絲綿秤也勿得將四銖爲
一分有誤必所損無傷藥力
凡方散秖作散丸秖作丸或酒煮或用醋或乳煎不得遺
法
凡方煉蜜每一斤秖煉得十二兩半或一分是數若欠少
若火過並用不得也
凡膏煎中用脂先須煉去草膜了方可用也
凡修事諸藥物等一一並須令專心勿令交雜使用或先
熬後煮或先煮後熬不得改移一依法則也
凡修合丸藥用蜜秖用蜜用餳秖用餳用糖秖用糖勿交
雜用必宣瀉人也

国立国会図書館蔵書